



高麗史

列傳

六十卷

リ印6
2.809
61.



特
明
字
卷
61



別

列傳卷第十四

高麗史一百一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奇成臣鄭麟奉

教修

閔令謨 混

見出
三季下
以下
旨同

閔令謨黃驪縣人父懿戶部員外郎令謨少好學仁宗朝登第累遷吏部員外郎明宗在潛邸夢一宰相出自廣化門騶從甚盛有人曰此公之宰相也及即位令謨以刑部侍郎掌南省試至放榜王見之與所夢者肖始有

高麗史卷一百一

明前分行六

明倫彙編
卷 61
2809

列傳卷第十四

高麗史一百一

別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奇成臣鄭麟奉
教修

閔令謨 混

閔令謨黃驪縣人父懿戶部員外郎令謨少
好學仁宗朝登第累遷吏部員外郎明宗在
潛邸夢一宰相出自廣化門騶從甚盛有人
曰此公之宰相也及即位令謨以刑部侍郎
掌南省試至放榜王見之與所夢者肖始有

高麗史卷一百一

明倫彙編

大用之志不次遷擢授樞密院副使後判兵部事御史臺劾兵部銓注失當令謨上章自列中書門下及重房反劾御史臺合司乞罪王敦諭皆令出視事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太師令謨性怯訥少虧操履及典政柄請謁公行銓注猥濫十三年乞退二十四年卒年八十謚文景初令謨赴舉所作賦失律同知貢舉李之氏欲不取知貢舉崔濡曰是篇落落有不

凡之氣宜署榜尾他日濡謂令謨曰爾賦雖不中律然其辭有遠大之氣爾宜勉之後令謨掌銓注擢用濡孫祗元祗禮令謨妻裴氏姊爲柳益謙妻令謨微時益謙已居顯秩有相者相裴氏兄弟曰兄當享富貴弟則薄命姊以其夫通顯不以爲然後益謙死於鄭仲夫之亂令謨果登冢宰益謙妻寒窘常資兄以生子湜公珪湜登第籍內侍神宗初爲右散騎常侍同舍

起居舍人張允文謂諸郎曰門下錄事及堂後官趨日私辦直宿郎舍承宣供億競事豐後從人假僨及拜叅補外科歛於民以償宿債恬不爲愧冒進者或以叅外補外預聚歛以爲他日計故吏皆貪污鮮有廉謹若除直宿官供億但供燃燈八關宴會則糜費太減然後可責吏清節宰臣郎舍皆以爲可獨湜與諫議李桂長執不可議遂寢四年卒性豁達有大度雖貴顯視故舊無貴賤一如平日

人以是多之明宗孽之僧小君洪機等招權納賂朝士爭附獨湜不往其弟曰兄盍往焉湜曰亦吾志也一日弟請與俱往酒酣忽曰虹沙彌輩敗國家第愕然流汗蓋以虹一端接地一端屬天喻小君王子而母賤也湜之放曠多類此公珪官至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兵部事

宋訢

宋訢見州人少聰悟毅宗時登第累遷閣門

祇候鄭仲夫之亂以不忤人免害明宗八年
爲御史中丞仲夫家奴犯禁許捕治之仲夫
怒遂罷其職尋授衛尉卿右諫議大夫舊制
以義州爲兩國關門使价往來文牒出入皆
由之必擇文臣調之其分道官亦以常叅官
有名望者遣之自武臣用事成邊將軍皆帶
兵馬之任爲分道故昌朔二城皆以將軍委
之義州則以文牒交通須有儒士兼置文武
二人由是州人困於供費及許爲西北兵馬

使州人訴曰吾邑本北鄙殘鄉今文武分道
並任一城供費不給不數年邑其丘墟矣請
馳奏以便宜分管數城許然之具奏請以文
官爲義州分道隸靈州威遠鎮武官爲靜州
分道隸麟州龍州制從之諸將軍聞之相謂
曰此欲因以奪武臣權也大怒請王斬許王
驚駭親諭解之遂貶許巨濟縣令識者曰晉
政多門魯分三家以至敗滅春秋譏之今重
房制事將軍房沮之將軍出議郎將房沮之

互相矛盾政令之發民不適從况刑殺人主
之柄而臣下擅之自訖見貶救民革弊之言
無聞矣復拜諫議大夫術士言太白犯上將
武官必有厄於是武官欲移災文官將軍李
時用等三十餘人詣闕構訖及右司諫崔基
厚直史館王許召等六人罪請流王雖知無
罪然柔弱無斷竟從其請並流遠島人多冤
之時用等猶慮未足以厭勝追論中郎將金
子格嘗助慶大升踰入宮墻之罪亦流于島

時御史大夫文章弼屢以太白犯上將執法
詐上表辭職既而太白退舍既遠而訖又當
其災故章弼復就職然尚懷疑每出入立喝
道于馬後不欲當執法位其誣天如此久之
王念訖非罪見謫召還將復用朝論未諧不
果十七年以判禮賓省事致仕居數歲疽發
背卒年六十七

金光中 帶

金光中登第毅宗時稍遷給事中爲西北面

兵馬副使有島在麟靜二州之境二州民嘗
往來耕漁金人乘閒樵牧因多居焉光中欲
復地邀功擅發兵擊之火其廬舍仍置防戍
屯田後金莊奉使如金金主讓之曰近稍有
邊警爾主使然耶若邊吏自爲則固宜懲之
莊還奏王命歸其島撤防戍光中累官至諫
議大夫秘書監嘗愛驅使朴光升與衣食畜
之請於人補隊校鄭仲夫之亂光升引光中
匿人家密告害之後光中子濬爲順安縣令

會裴純碩徵兵濬鍊軍以應聞光升爲祭告
使來先遣人捕光升父子蔚州又執光升俱
至順安令父子相見先殺其父謂光升曰哀
汝父乎光升曰然濬曰愛父一也柰何背恩
殺吾父乎光升無以對遂斷其臂置軍中巡
歷數縣然後殺之

安劉勃

安劉勃明宗時累遷侍御史藏經道場叅知
政事宋有仁行香祇候崔永濡以贊引後至

臺監御史欲劾之永濡請劉勃曰吾已乞參政得解願勿奏劉勃曰我未識參政意事須聞奏第君白五寢之耳永濡杜王弟僧冲曦以聞五曰此小過可赦柰參政怒何宜告諸參政劉勃後拜吏部郎中吏部點入仕者姓名以奏號曰點奏於是入仕者必賂白金數斤爲贄自判事至今史習以爲常競占下點曰某某皆自我出也唯劉勃毅然不點曰我無所知世服其清官至國子同業卒

崔汝諧

崔汝諧慶州人性寬厚才學淺短登第補蔚州通判不閑吏事無所可否但署紙而已初明宗爲翼陽公汝諧爲其府典籤一日夢太祖授笏於明宗明宗受之坐御床汝諧與百僚賀覺而奇之以告明宗曰慎勿復言此大事也使上聞之必害我汝諧遂歸心焉後倅羅州求名果海脯厚餽於府明宗深感之及即位汝諧賈表至京隨例赴朝王不之知也

陸辭曰獨詣禁門因宦官以奏王始驚曰崔
典籤來矣朕不省也引見甚慰籍之令留待
命乃拜左正言知制誥不數年歷侍御史寶
文閣待制年已七十矣奏曰吏部減籍臣年
今實滿七十例當致仕王曰吏部錯書天使
然也勿復有言驟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掌
監試士林竊笑拜樞密院使左散騎常侍謝
表云西垣備職寔知此日之恩榮北闕朝天
始信當年之夢感因乞骸骨時年七十七特

授政堂文學仍令致仕十六年卒年八十六
鞞朝三日謚文貞

崔遇清

崔遇清忠州吏仁宗朝登第調進禮縣尉明
宗在潛邸遇清為府典籤及即位以舊僚寵
任累歷臺諫趙位寵起兵遇清以兵馬副使
從軍禦之及還擢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尋
出為西北面兵馬使時靜州都領純夫郎將
金崇等屢謀逆朝廷姑息不即討遇清誘州

陸辭曰獨詣禁門因宦官以奏王始驚曰崔
典籤來矣朕不省也引見甚慰籍之令留待
命乃拜左正言知制誥不數年歷侍御史寶
文閣待制年已七十矣奏曰吏部減籍臣年
今實滿七十例當致仕王曰吏部錯書天使
然也勿復有言驟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掌
監試士林竊笑拜樞密院使左散騎常侍謝
表云西垣備職寔知此日之恩榮北闕朝天
始信當年之夢感因乞骸骨時年七十七特

授政堂文學仍令致仕十六年卒年八十六
鞞朝三日謚文貞

崔遇清

崔遇清忠州吏仁宗朝登第調進禮縣尉明
宗在潛邸遇清為府典籤及即位以舊僚寵
任累歷臺諫趙位寵起兵遇清以兵馬副使
從軍禦之及還擢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尋
出為西北面兵馬使時靜州都領純夫郎將
金崇等屢謀逆朝廷姑息不即討遇清誘州

高麗史卷一百一
人斬純夫等王下詔褒之超授判尉衛事進
樞密院使翰林學士承旨乞骸骨加守司空
左僕射致仕十四年卒遇清歷任中外有聲
績然性癡闇年至七十二乃乞退時人譏之
子沆謙

王珪

王珪字叔玠初名承老侍中剛烈公冲之子
太祖從弟寧海公萬歲七世孫也年七歲爲
東宮學友性溫雅敏厚美容儀有器局未膏

以言忌妄加人初授軍器注簿同正門下省
以幼駁之毅宗曰其父有佐命之功豈可拘
常例耶累轉兵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鄭仲
夫之亂珪乞告覲母故免明宗時留守南京
有專政珪娶平章事李之茂女之茂子世延
以金甫當妹壻死於其亂李義方欲并害珪
因其妻索之匿仲夫家獲免時仲夫女孀居
見珪悅而通焉珪遂弃舊室義方死珪復職
奉使如金靜州中郎將金純富嘗欲殺郎將

用純用純逃至京及珪還至靜州純富等以
珪爲權臣壻欲劫留爲質請誅用純因謂珪
曰公衣冠之族今背舊室托婚權門以圖苟
活名義已虧將何顏與士大夫共立於朝乎
珪縮愬無以對賴義州分道王度諭解之乃
脫歸神宗朝拜御史大夫進叅知政事累拜
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年六十四有微疾
乃曰知足不殆遂上章乞退杜門懸車優游
自適世稱耆英以珪爲首高宗十五年卒年

八十七輟朝三日謚莊敬

車若松

奇洪壽

車若松父舉首直史館若松與其兄若椿俱
幼舉首曰若椿當以文藝立身可勤學若松
武才著名若椿果登第仕至兵部侍郎若松
出身禁衛明宗時由郎將拜將軍重房奏自
庚寅以來武官皆兼文官而內侍茶房獨不
得兼請許兼屬王以若松等四十三人皆兼
內侍茶房武官兼屬自若松輩始神宗初拜

樞密院副使進守司空叅知政事若松與奇
洪壽同入中書省上訖若松問於洪壽曰孔
雀好在乎荅曰食魚鯁咽而死因問養牧丹
之術若松具道之聞者曰宰相之職在論道
經邦但論花鳥何以儀表百寮若松後拜開
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平章事卒若松畜
妓生二子長入國學補服膺齋生次入流品
崔忠獻陰嗾御史臺奏屬伶官限七品又削
學籍

洪壽字大古幸州人少善書工文及壯從武
班歷事明神熙三朝官至特進壁上三韓三
重大匡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
部事以吏部掌銓選讓于忠獻引年乞退琴
書自娛卒年六十二輟朝三日謚景懿

鄭克溫

鄭克溫全州尚質縣人父元寧大將軍克溫
初調良醞令同正召入內侍以征西功授金
吾衛散負累轉將軍得士卒心時國家討南

賊克溫以所領軍赴之益訓練遇賊輒擊敗
之俘獲居多入爲大將軍歷御史大夫知門
下省事進叅知政事高宗二年卒輟朝三日
謚翼烈性溫仁謹愿不露圭角凡所莅威惠
得宜當時無赫赫大名及去皆有遺愛無子
配享康宗廟庭教曰卿昂躔毓粹崧嶽降精
氣雄韓信之登壇早紆將印略邁張良之借
筭密轉軍籌當寧考之承旨掌中樞而佐命
暨叅大政逮事寡人故及見爾之平生真可

謂古之遺直朕曩遭憂釁深軫哀傷地隔九
天雖未還於仙馭禮終三載將入奉於宗祊
顧侑位之難虛與群僚而迺議當代之佐未
必乏其人焉衆論所歸固無易於卿者爰舉
追崇之典俾躋與享之聯朕將嘉乃丕績誓
萬世之不忘卿亦相我先君佑三韓之永固

柳光植

柳光植全州人風儀瓌偉清儉節欲沉重寡
言蔭補良醞署令同正出倅靈巖政尚清嚴

吏畏民懷累遷叅知政事揚歷中外皆有聲績高宗八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逍遙自適世稱壽富雙全卒輟朝三日謚戴肅子蕤韶韶性剛亢少許可不事產業官至平章事子能為寶文閣待制諂事崔誼弄權斂怨及金俊誅誼能亦被誅韶憂憤成疾卒謚莊定人譏之曰生不教死無益

權敬中

權敬中登第補博士嘗學神仙辟穀之術李

奎報作詩責之高宗朝累授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與奎報俞升旦等撰明宗實錄分年秉筆敬中議曰臣所編四年之間記災異者凡若干事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記天變者多矣只書日有食之而不書月食豈以日實也無待而明君象也月闕也有待而明臣象也取詩所謂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之說忌陽之虧而不忘月闕故歟丁未七月之日食者即是日而應見矣曹

元正石隣之黨夜犯宮闈而作亂豈非陰侵
陽臣犯君之効歟魯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
食梓慎曰水也昭子曰旱也其言曰日過分
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若
積聚也是歲果有旱說者曰二至二分日有
食之不為灾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
同道而食輕不為灾水旱而已巳酉二月之
日食在於春分是以至閏五月而旱此其應
也日赤薄無光日旁有背氣外赤內黃日有

東西珥者各一按前漢書註云日旁氣在傍
直對曰珥向日為抱向外為背背者背象也
氣往迫之為薄晉志曰其君無德其臣亂國
則日赤無光天之譴告豈不丁寧乎雖去曹
石之輩復有東南之賊縱橫煽亂者故譴告
如此當此時而覺悟豈非令終之兆乎月犯
昴者五月食昴者三月犯心者二月食心者
二月犯心前星者一食心後星者二月貫心
而行者一按星傳昴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

又天之珥也主獄事心三星天王正位也前
星爲太子後星爲廢子中星爲明堂大辰主
天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據此而言上
國當有因刑罰失中之事胡兵踐蹂天街波
及於外又且天王失位而嫡廢子孫蕩析不
振者故罰之所示者如此其多也有國家者
宜鑑省焉月犯角左星者三月入羽林者二
月犯五車者二月犯箕星者四月入大微者
二月入南斗魁者三月食房者一月犯房南

星者一月赤如血者一角爲天田亦爲理主
刑則恐有刑法失理而不平者羽林爲天軍
亦主翼王恐天軍多非其人翼王不謹者乎
五車五帝軍舍也恐主軍非人不能嚴毅武
勇致撓敗故歟大微天子庭也月五星入大
微軌道吉不識月果軌道否乎南斗天廟也
丞相大宰之位得非丞相大宰不能褒進賢
士稟授爵祿之罰歟房爲天府又爲天駟而
月掩食者天閑之駟散於非人故罰之所示

者如此月者大陰之精白而明者也今變赤如血者豈非星傳所謂月變色將有殃者乎歲犯執法者二歲與大白同舍者一歲犯房上相者二大白與辰星合者一大白入犯大微者一大白犯南斗者一大白入氐行者一大白經天者二大白在北熒惑在南犯鎮者一大白在東熒惑在西犯胃者一火入東井者一熒惑入輿鬼者四火犯司恠者一火入軒轅者一填

犯歲者一填犯亢者一填入氐者一填犯大微東上相者一辰現房之東北者一按志曰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太白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五星之應大抵如此但仁義禮智之虧與貌言視聽之失果誰之為歟將為君天

下者之應乎擅一國者之應乎不可知也星
傳月食五星其國皆亡註云其國者分野之
國也則當以分野論今不書分野則不可以
論其應也又曰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則
凡五星之變多是上國之事非本國之變不
足懼也氣之變者西方赤氣如火又東南竟
天自坤竟天者各一坤方赤氣如火者一按
周禮有眡祲氏之官掌十輝之法以觀其妖
祥辨其吉凶而赤祲乃憂氣之所應則當時

必有憂恚而謀亂者乎五色虹南北相衡者
一乾坤二方虹蜺垂地者一白虹見西北方
者一大廟虹見垂地者二按晉志白虹百殃
之本衆亂所基又云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
立威夜霧白虹臣有憂晝霧白虹君有憂虹
頭尾垂地流血之象以此鑑戒可也雨土大
霧者各二志曰雨不霑衣而有土名曰霾君
臣乖君臣道合廓然成泰霾何有焉霧者衆
邪之氣陰來冒陽若白日中天幽枉畢照衆

邪之氣安得冒乎流星出入者二十有五星
傳曰流星天使也自上而下曰流自下而上
曰飛其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漢書註云飛
絕迹而去也流光跡相連也其吉凶之應以
所出入論大雨雹者八按魯僖二十九年昭
公四年皆書大雨雹左氏記季武子問申豐
曰雹可禦乎申豐對以聖人在上無雹雖有
不爲災而以藏冰用冰之事演之是故冬則
陽入於地陰行於外於是有所陽故鑿冰而

取之洩陽杜陰至春則陽不暴發而無淒風
夏則陰入地中陽發於外將有伏陰故出冰
而頒之助陰抑陽至秋則陰不暴作而無苦
雨今我朝藏冰用冰之法竊恐未盡合於古
先請議黑牡拒黍之奠桃弧棘矢之禳藏之
周用之遍則雹之災庶可禦矣物之恠神像
頭亡者一宮門鷓尾自頽者一神者民之主
也况智異山南紀之巨鎮其神尤爲靈異今
示其像無頭者豈非內外人民咸懷無上之

意故示以如此欲其省悟而革心也門者人所出入莫不由之者也今鷓尾自頰尚宜修省木之變則木介者二虫食粟葉者二震殿柱者一傳曰安與徭役以奪民時則木失其性而為變恠魯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而劉向以謂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小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或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也甲兵象則憂其兵亂粟北方之

果虫食其葉則北方之臣當憂讒賊震柱示棟撓之凶可不戒哉火之變則樞院火者一大倉灾者一平壤祠堂灾者一傳曰弃法律逐功臣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理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而為灾矣明宗早失配耦中無內主七嬖爭寵五孽招權是以火樞密而示譴牝雞女謁失於樞機之密也大倉之火示不復畜養人也平

壤祠堂災者示無神也水之變則井水沸流者一大水者三雪消如血者一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而失其性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望秩山川懷柔百神此所以順陰陽和神人也明宗四時之享不躬行者有年宜水之爲沴也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地生虫往年關東飢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地生虫往年關東飢

而有司莫以告不舉荒政故今茲之水漂屋者一百流殺人者一千餘豈非泰之罰歟戊申之水水已而生黃虫黃鼠豈非辟遏有德之罰歟石之變者自移者一裂隕者三金石同類其自移與裂隕金失其性也故或說石山之骨也骨已裂隕山亦將崩國主山川而山崩則國將危亡可不戒哉鳥之變雞鳴不鼓翅者一按易說卦巽爲大雞酉爲小雞又巽主風風主號今故雞號知時巽木舍火

生風火炎上故雄雞有冠乃鳴異者離之再
變兌者離之變而巽為股離為羽翰故雞將
號動股擊羽翰而後有聲令雞鳴不鼓翅得
非知時者非其人隳官曠職之罰乎獸之恠
虎入宮者一豹入城者一犢有兩頭者一虎
豹山野之惡獸也今見于宮中與朝路得非
將為惡獸之所窟穴乎犢生兩頭者下民不
一之兆也大抵世治則天變略世亂則天變
繁道勝之君以人理天德衰然後天且譴告

王者布德行政以順人心則災何不銷福何
不至哉

金台瑞 若先 救

金台瑞慶州人系出新羅宗姓父鳳毛美容
儀解胡漢語每金使至必令儼接常居東閣
神宗朝拜樞密副使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
事卒輟朝三日謚靖平台瑞登第事明神熙
康高五朝位至守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引
年致仕台瑞雖業儒不喜文性貪鄙豪奪人

高麗史卷一百一
三十一
土田每出入入遮道呼訐曰公何奪吾食其
子若先爲崔怡女壻故有司莫敢劾坐兵承
績事籍其家卒謚文莊子若先起孫慶孫起
孫門下侍郎平章事慶孫自有傳

若先累官至樞密副使元宗納其女爲妃生
忠烈五若先妻因燈夕入內高宗以太子妃
母命其府牽龍行首中禁都知及將軍等爲
僕從輿蓋服飾一如五妃識者曰下之僭上
土自啓之初若先聚怡府中諸娘子望月樓

牧丹房縱淫其妻妬訐怡曰吾其弃家爲尼
怡即流若先所私娘及媒者于島壞樓房妻
嘗與奴通若先知之妻以他事訐怡怡殺若
先怡久之知誣妄殺其奴遂疏其女終身不
見後追謚若先莊翼公子救初名最又改術
以怡故由內給事拜守司空柱國怡辭以年
少不稱乃改授將軍有人譖救于怡怡召責
之田汝集無賴徒欲何爲乎髡其首流河東
執其所親將軍金正暉平虜鎮副使孫仲秀

茶房安琦等王十五人投之江後怡召救還
歸俗拜司空司空唯諸五為之救娶襄陽公
女故授之實欲其無權以避沅也救聞沅謀
害已欲先圖之為書遣及第洪烈春坊公子
鄭瞻遺叔父慶孫慶孫恐禍及以告怡怡囚
洪烈等于街衢獄鞠其黨救之召還也將軍
劉鼎指諭奇洪碩閔景咸等聯署狀請怡以
救為後怡置而不問至是怡出其狀悉囚署
名者鞠之沉景咸等于江流救于高瀾島其

餘死流貶黜者四十餘人

文漢卿

權世侯

白敦明

文漢卿溟州人祖儒寶右僕射漢卿性貪鄙
怯懦初補隊正累遷大將軍高宗二年出為
西北面兵馬使論軍卒爵賞多受賂金又徵
求州郡無厭因失人心明年金山王子兵人
寇漢卿與戰擒八人賊屯藥山南石牛新豐
王兒等驛之野漢卿會諸城兵戰于渭州城
外斬五百七十餘級我軍死者三十餘人改

中軍兵馬使賊闌入東界漢卿擁兵宜州逗
遛不戰聚百工營中造私物利盡錐刃及賊
來圍弃城潛逃我軍大敗以罪流海島後召
還拜上將軍歷兵工二部尚書進樞密院副
使右僕射十三年卒有權世侯者爲西海道
棕山城防護別監禦蒙古兵城四面壁立唯
一逕僅通人馬世侯恃險縱酒不爲備且有
慢語蒙古設砲攻城門碎之天下如雨又梯
石壁而上以火箭射草舍延熨城中人家甲

卒四入城遂陷世侯自縊死城中死者無慮
四千七百餘人屠男口十歲以上擒其婦女
小兒分與士卒又有白敦明者爲東州山城
防護別監驅民入保禁出入州吏告曰未
獲迨敵兵未至請迭出刈之敦明不聽遂斬
之人心憤怨皆欲殺之及蒙古兵至城下敦
明出精銳六百拒戰士卒不戰而走金華監
務知城將陷率縣吏而遁蒙古兵遂攻門突
入殺敦明及其州副使判官金城縣令等虜

高麗史卷一百一
二十四
婦女童男而去

盧仁綏

盧仁綏高宗三年爲朔州分道將軍金山王子兵數萬來侵仁綏唯事奉佛在山寺邏卒報賊已闌入我境仁綏曰契丹亦人耳可忍殺耶留寺三日賊橫行州境無敢誰何仁綏弃城逃身中數矢僅免還京崔忠獻怒奪其職仁綏有老母即弃之被緇投邊山僧舍居數年崔怡寄書曰若求當復舊職仁綏大喜

即還京遂復職俄遷大將軍因得幸於怡好論人長短爲禍福人皆側目左僕射崔允匡素以謬直稱一日謁怡仁綏在側允匡呼而數之曰汝何時拜大將帶紅鞵耶汝鎮朔州契丹兵入寇弃城逃奔不忠也弃老母遊方外不孝也不忠不孝天地所不容汝有何功位至三品耶正已而後正人何不自揣妄談人得失耶若爾者宜竄遐裔以戒後來仁綏俯伏汗流洽背聞者快之後與周演之謀殺

怡事洩怡執之投水中

全義元

全義元高宗時人起卒伍驍勇少家貧爲無賴行一日有人持錢財衣物過者即奪掠而走又有隣婦笥戴銀瓶段帛而去義元從後取之婦不知後義元貴呼其婦給銀瓶段帛婦驚怪不受義元不言其故強與之官至門下平章事卒元宗時有允成者居甲串里隣有校尉夜穴壁偷穀一石穴小未能出允成

自內推出之校尉乃走允成追及之曰汝迫飢餓以至此亦何傷家人無知者可取去校尉遂負而歸允成終不言妻孥皆謂穿窬所爲後校尉受俸具酒食來致謝

怡事洩怡執之投水中

金義元

金義元高宗時人起卒伍驍勇少家貧爲無賴行一日有人持錢財衣物過者即奪掠而走又有隣婦笥戴銀瓶段帛而去義元從後取之婦不知後義元貴呼其婦給銀瓶段帛婦驚怪不受義元不言其故強與之官至門下平章事卒元宗時有允成者居甲串里隣有校尉夜穴壁偷穀一石穴小未能出允成

自內推出之校尉乃走允成追及之曰汝迫飢餓以至此亦何傷家人無知者可取去校尉遂負而歸允成終不言妻孥皆謂穿窬所爲後校尉受俸具酒食來致謝

列傳卷第十四

別本

見世
三
四

列傳卷第十五

高麗史一百二

三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進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

琴儀

琴儀字節之初名克儀本奉化縣人後賜籍
金浦三韓功臣容武之後體貌奇爽器度雄
偉少力學善屬文屢舉不第出監清道務剛
直不撓民目為鐵太守明宗十四年中魁科
籍內侍崔忠獻當國求文士有李宗揆者薦

三例前分·日六

別本

見世
三
四

列傳卷第十五

高麗史一百二

三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進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舉

教

琴儀

琴儀字節之初名克儀本奉化縣人後賜籍
金浦三韓功臣容武之後體貌奇爽器度雄
偉少力學善屬文屢舉不第出監清道務剛
直不撓民目為鐵太守明宗十四年中魁科
籍內侍崔忠獻當國求文士有李宗揆者薦

高麗史卷一百二

二

三例前分日六

儀遂諂事忠獻歷敷華要神宗朝拜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儀嘗帶二學士又兼三大夫世以爲榮忤執政左遷將作監復拜左諫議大夫熙宗四年以右副承宣掌試取皇甫瓘等瓘等謁忠獻贈隨從坊廂銀瓶各一事怡亦贈銀瓶又謁王親賜酒果仍觀各坊廂歌吹命瓘等七人屬內侍儀爲忠獻所昵故待以厚禮如此尋遷知奏事知吏部事儀久典機要奏對稱旨王倚以

爲重儀頗恃勢驕恣瓘詣儀直廬作詩諷休官儀以告忠獻流瓘于島時議薄之康宗即位金遣使冊命金使欲入儀鳳正門朝議不肯往復相詰三命儀往諭儀問曰天子之巡守方岳者自古有之若大國拒蹕小國當入自何門金使曰天子出入舍中門而何儀曰然則人臣欲入君之正門可乎金使大服乃入自西門王嘉之進簽書樞密院事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高宗二年拜政堂文學

儀遂諂事忠獻歷敷華要神宗朝拜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儀嘗帶二學士又兼三大夫世以爲榮忤執政左遷將作監復拜左諫議大夫熙宗四年以右副承宣掌試取皇甫瓘等瓘等謁忠獻忠獻贈隨從坊廂銀瓶各一事怡亦贈銀瓶又謁王親賜酒果仍觀各坊廂歌吹命瓘等七人屬內侍儀爲忠獻所昵故待以厚禮如此尋遷知奏事知吏部事儀久典機要奏對稱旨王倚以

爲重儀頗恃勢驕恣瓘詣儀直廬作詩諷休官儀以告忠獻流瓘于島時議薄之康宗即位金遣使冊命金使欲入儀鳳正門朝議不肯往復相詰三命儀往諭儀問曰天子之巡守方岳者自古有之若大國拒蹕小國當入自何門金使曰天子出入舍中門而何儀曰然則人臣欲入君之正門可乎金使大服乃入自西門王嘉之進簽書樞密院事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高宗二年拜政堂文學

修國史尋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五年改
門下侍郎平章事嘗於八關會臺吏以事扼
隊正喉辱之軍將呼噪亂擲瓦礫于御史臺
幕有飛石過宰相幕儀大怒下庭立厲聲罵
曰若等在君臣大會敢爾耶苟爲亂先殺老
夫軍將稍沮亂得不作加守太保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七年引
年乞退加壁上功臣仍令致仕以琴碁自娛
十七年卒年七十八王聞訃悼甚命有司庀

喪葬謚英烈儀與人面折無所諱以是人多
憚之屢典貢舉所選多名士翰林曲有稱琴
學士者是也子耆癸軍其

李奎報

益培

李奎報字春卿初名仁氏黃驪縣人父允綏
戶部郎中奎報幼聰敏九歲能屬文時號奇
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其赴
監試也夢有奎星報以居魁果中第一因改
今名明宗二十年登同進士第嫌末科欲辭

修國史尋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五年改
門下侍郎平章事嘗於八關會臺吏以事扼
隊正喉辱之軍將呼噪亂擲瓦礫于御史臺
幕有飛石過宰相幕儀大怒下庭立厲聲罵
曰若等在君臣大會敢爾耶苟爲亂先殺老
夫軍將稍沮亂得不作加守太保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七年引
年乞退加壁上功臣仍令致仕以琴碁自娛
十七年卒年七十八王聞訃悼甚命有司庀

喪葬謚英烈儀與人面折無所諱以是人多
憚之屢典貢舉所選多名士翰林曲有稱琴
學士者是也子耆揆暉祺

李奎報

益培

李奎報字春卿初名仁氏黃驪縣人父允綏
戶部郎中奎報幼聰敏九歲能屬文時號奇
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其赴
監試也夢有奎星報以居魁果中第一因改
今名明宗二十年登同進士第嫌末科欲辭

之父責之切且無舊例不得辭因醉謂賀客曰科第雖下庸詎知不三四度鑄門生者乎坐客掩口竊笑時李仁老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自以爲一時豪俊結爲友稱七賢每飲酒賦詩旁若無人世才死湛之謂奎報曰子可補耶奎報曰七賢豈朝廷官爵而補其闕耶未聞稽阮之後有承之者皆大笑又令賦詩奎報口號其一句云未識七賢內誰爲鑽核人一坐皆有愠色宰相

趙永仁任濡崔誥崔讜等上書薦之爲不平者所抑久不調神宗二年始補全州司錄爲同僚所忌見替東都叛命將討之以及第未官者充修製人皆以計避奎報慨然曰子雖怯懦避國難非夫也遂從軍爲兵馬錄事兼修製及還論賞將士奎報獨未得官後禁省諸儒上書交薦權補直翰林院崔忠獻使作茅亭記覽之嘉賞遂爲真自是忠獻屢招致走筆賦詩驟遷司宰丞高宗初以詩贄忠獻

求叅職階除忠獻以其詩示其府典籤宋恂
曰此子高亢意不止此若直除叅官則亦人
望也乃拜右正言知制誥歷左右司諫八關
會有關賀表者奎報欲彈琴儀固止忠獻聞
而効之貶奎報爲桂陽副使尋以禮部郎中
起居注召還累拜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判
衛尉事以事流狴島踰年召判秘書省事時
蒙古兵壓境屢加徵詰奎報以掌兩制製陳
情書表帝感悟撤兵王大嘉之特授樞密副

使右散騎常侍進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集
賢殿大學士陞政堂文學守太尉叅知政事
二十三年上表乞退遣近臣敦諭起之明年
三上表固辭王重違其志特加守太保門下
侍郎平章事致仕辭命猶皆委之俸祿如故
二十八年卒年七十四謚文順性豁達不營
生產肆酒放曠爲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橫鶩
別駕汪洋大肆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三
掌禮闈所得多名士有集五十三卷行于世

子灌涵澄濟涵登第仕至司宰少監子益培
益培字自天高宗時登第調河東監務選入
翰院累遷禮部員外郎元宗復舊都時官府
舊物皆棄不收獨益培收禮部文籍以功遷
右司諫忠烈朝拜僉議典書累官至副知密
直司事版圖判書文翰學士致仕十八年卒
益培以文學名於世通敏強記然好色嗜酒
無節操嘗受金洪裕賂借述使中第士林鄙
之

俞升

旦

俞升且初名元淳仁同縣人沉訥謙遜博聞
強記尤工於古文世稱元淳文經史奧義有
問者辨釋無疑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嘗過尚
書朴仁碩家仁碩有藻鑑待之盡禮人問其
故答曰此人如照夜神珠求不可得况敢自
致康宗為太子時選補僚屬擢第為侍學康
宗放江華升且亦被斥不調熙宗朝始授南
京司錄參軍與留守崔正華有隙降授深岳

子灌涵澄濟涵登第仕至司宰少監子益培
益培字自天高宗時登第調河東監務選入
翰院累遷禮部員外郎元宗復舊都時官府
舊物皆棄不取獨益培收禮部文籍以功遷
右司諫忠烈朝拜僉議典書累官至副知密
直司事版圖判書文翰學士致仕十八年卒
益培以文學名於世通敏強記然好色嗜酒
無節操嘗受金洪裕賂借述使中第士林鄙
之

个行日

俞升且初名元淳仁同縣人沉訥謙遜博聞
強記尤工於古文世稱元淳文經史與義有
問者辨釋無疑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嘗過尚
書朴仁碩家仁碩有藻鑑待之盡禮人問其
故答曰此人如照夜神珠求不可得况敢自
致康宗為太子時選補僚屬擢第為侍學康
宗放江華升且亦被斥不調熙宗朝始授南
京司錄叅軍與留守崔正華有隙降授深岳

高麗史卷一百一
監務不赴高宗在幼冲亦受學及即位除守
宮署丞恩眷甚厚遂爲師傅歷禮部侍郎右
諫議大夫進叅知政事蒙古大舉侵及京畿
崔怡會宰樞議遷都江華時昇平既久京都
戶至十萬金碧相望人情安土重遷然畏怡
無敢發一言者升曰獨曰以小事大義也事
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困我哉弃城
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邊氓丁壯
盡於鋒鏑老弱係爲奴虜非爲國長計也怡

不聽十九年卒謚文安無子

金仁鏡

承茂

金仁鏡初名良鏡慶州人平章事良慎公義
珍四世孫父永固爲興郊道館驛使公清慈
惠不答一人後爲龜州甲仗金甫當起兵敗
永固逮繫寧州獄當死興郊吏民詣處置使
涕泣請貸使不忍誅械送于京承宣李俊儀
素與永固善營救得免然第宅已沒官妻子
飢寒無所托興郊吏又歛米帛厚遺之仕至

閣門祗候仁鏡才識精敏善隸書明宗時中
乙科第二人直史館累轉起居舍人高宗初
趙冲討契丹兵于江東城辟仁鏡為判官時
蒙古元帥哈真東真元帥完顏子淵請兵糧
冲欲詞之難其人仁鏡請行冲曰幕中籌策
君所職耳冒險往謀非素習也何敢請為仁
鏡曰嘗聞蒙古布陣取法孫吳予少讀六書
熟知之故敢請冲乃許之即遣仁鏡率精兵
一千輸米一千石與之會哈真子淵攻契丹

兵于岱州屯州西禿山仁鏡領兵往見之兩
元帥張樂宴慰極歡而罷仁鏡就州西門外
結方陣兩元帥登高而望蒙古四十六人被
甲帶劍相對而立仁鏡使才人列軍前鼓噪
作雜戲又使善射者二十餘人一時俱射矢
入州城契丹登城望者皆奔避兩元帥歎軍
容整肅復邀仁鏡置之上座更宴慰轉禮部
郎中論功擢樞密院右承宣十四年東真寇
定長二州仁鏡知中軍兵馬事與戰于宜州

敗績明年被讒貶尚州牧使故舊無一人相
送者唯門生餞于郊仁鏡有詩云一鞭幾盡
掃胡塵萬里南荒作逐臣玉筍門生多出餞
感深難禁淚霑巾又題州壁云敢向蒼天有
怨情謫來猶自得專城何時鈴閣登黃閣太
守行爲宰相行未幾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
尋知樞密院事尚書左僕射當時以爲美談
十九年進政堂文學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陞
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十二年卒謚貞肅仁鏡

文武吏材俱贍詩詞清新尤工近體詩賦世
稱良鏡詩賦子鍊成擢魁科官至尚書左僕
射翰林學士承旨孫承茂美容儀有才識少
登第歷史翰爲金俊所重累遷侍御史時承
宣許珙執政諸道按察多行餽遺康軒韓琬
亦附珙多受賂承茂皆劾論珙由是惡之

李公老

李公老字去華丹山縣人文章富贍尤工四
六明宗朝登第調安邊判官出私財代民賦

以嚴徵爲司儀署丞遷直翰林院崔忠獻以
公老連戚里擯不用者幾十年其父尚材憫
之賂忠獻拜監門衛長史高宗初以禮部郎
中爲趙冲兵馬判官獻擒賊之策多有中者
韓侂之反公老爲宣撫使有功拜秘書少監
出爲慶尚道按察使令行禁止部內大理王
嘉之授刑部侍郎仍按其道入拜殿中監典
選崇威府剖決如流視事五日民多稱服進
樞密院右副承宣國子大司成王倚爲腹心

將大用之十一年卒家無擔石無子

李仁老

吳世才
林椿

趙通

李仁老字眉叟初名得玉平章事頽之曾孫
自幼聰悟能屬文善草隸鄭仲夫之亂祝髮
以避亂定歸俗明宗十年擢魁科補桂陽管
記遷直史館出入史翰凡十有四年與當世
名儒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
結爲忘年友以詩酒相娛世比江左七賢神
宗朝累遷禮部員外郎高宗初拜秘書監右

諫議大夫卒年六十九以詩名於時性偏急
忤當世不爲大用所著銀臺集二十卷後集
四卷雙明齋集三卷破閑集三卷行於世子
程穰溫皆登第

世才字德全高敞縣人祖翰林學士學麟世
才少力學手寫六經以讀日誦周易明宗時
登第性疎雋少檢不容於世仁老三上書薦
之竟未得官僑寓東京窮困而卒與奎報爲
志年交奎報私謚曰玄靜先生

通字亦樂王果縣人軀幹魁梧經史百家無
不貫穿明宗聞其名屢召問登第累遷正言
轉考功郎中太子文學奉使如金會有徵詰
拘留三年金人愛其才遣還後知西北面留
守事寬仁恭儉待人以信官至左諫議大夫
國子監大司成翰林學士

椿字耆之西河人以文章鳴世屢舉不第鄭
仲夫之亂闔門遭禍椿脫身僅免卒窮天而
死仁老集遺藁爲六卷目曰西河先生集行

於世

趙文拔

趙文拔定戎鎮吏幼聰敏俊逸讀書輒記文詞清警擢魁科補南京司錄其父年踰六十七文拔作詩遺崔怡求官怡告忠獻曰子擢狀元父爲州吏非國家重儒之意且趙生才氣必遠到盍免其父鄉役以勵爲人父者忠獻然之遂聞于王授職時人美之文拔累轉中書注書嘗直宿省中有一小胥寒甚文拔憐

之許入被中小胥狎加足腹上其夜會頒政省吏來報注書作正言小胥徐収其足文拔猶若熟睡歷司諫起居舍人高宗十四年以禮部郎中兼起居注史館修撰官修明宗實錄遘疾卒

李淳牧

李需

李淳牧陝州吏少志學善屬文嘗隨父至京每於文會應韻走筆名動一時時有李需者才識敏悟亦能走筆與淳牧齊名淳牧登第

調錦城管記遷直翰林院尋轉詹事府注簿以陰陽伎術往來周演之家及演之死左遷金溝縣令崔怡愛其才未期召還驟加寶文閣待制進判秘書省事性巧詐多疑所莅政不廉平但以文墨技藝不離省闈常典制誥崔沆少時師事之及執政待以殊禮擢尚書左僕射未拜而卒子信孫義孫皆官至判事德孫自有傳

需字樂雲初名宗曾未詳其鄉貫登第爲崔

怡所愛嘗不離左右善諧談戲謔以故不得除臺諫制誥仕至尚書禮部侍郎妻亡服未闋通妻姪之婦婦謀害其夫事覺並流海島又錄其婦遊女籍需以文學知名穢行如此人皆醜之

金敞

金敞初名孝恭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後性溫和無忤於人熙宗朝登第直史館累遷尚書右丞崔怡召置政房掌銓選時應吏兵部

選者無慮數萬敬一見無不記其姓名有陳
訢輒應無少謬人服其強記然銓注一聽於
怡不可否或問其故荅曰天假手我晉陽公
吾何聞焉其阿諂如此高宗朝拜樞密院副
使轉門下平章事敬附權門久與政柄一日
可九遷尚循資格年幾六十始拜相世以爲
廉於進取四十三年以守太師門下侍郎平
章事判吏部事卒無子臨歿語其姪方慶等
辭國葬諡文簡

宋國瞻

宋國瞻鎮州人性剛直疾惡如讎善屬文登
第直史館高宗朝拜監察御史蒙古元帥撒
禮塔大舉入境王遣淮安公佺講和國瞻從
行及至與撒禮塔言辭色嚴正撒禮塔嘉歎
歷正言判秘書省事與金敞諂事崔怡入政
房耿介不阿怡頗憚之朴暄擅權國瞻恥與
爲列托以足疾辭政房怡自此踈之然外有
大事必遣國瞻治之由刑部尚書出爲慶尚

道巡問使寄書於怡論沆事怡然之復以沆
之譖貶國瞻東京副留守及怡死沆襲權國
瞻畏禍屏居沆亦懷宿憾顧嫌物議召爲右
散騎常侍未幾出知西北面兵馬事久不召
憤德在

崔滋

河干旦

崔滋字樹德初名宗裕又名安文憲公冲之
後天資淳訥不以表表爲能少力學能屬文
康宗朝登第補尚州司錄以政最聞入補國

學學諭崔怡品題朝士以文吏俱優者爲第
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
吏俱不能爲下皆手疏屏風每當銓注輒考
閱之滋名在下故十年不調滋嘗作虞美人
草歌水精盃詩李奎報見而奇之後怡謂奎
報曰誰可繼公典文翰者曰有學諭崔安者
及弟金坵其次也時李需李百順河干旦李
成任景肅皆有文名怡欲試其才令製書表
使奎報第之凡十選滋五魁五副怡又欲試

吏才授給田都監錄事亦敏而勤高宗時累
遷正言出牧尚州剖決如神吏民愛畏按察
使薦之秩未滿召拜殿中少監寶文閣待制
連按忠清全羅有聲績官累國子大司成知
御史臺事轉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進
樞密副使拜中書平章事加守太師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蒙古兵大
至今三品以上各陳降守之策衆論紛紜滋
與樞密使金寶鼎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

守出降便一日滋邀金俊諸子宴其第時人
譏之上章乞退自號東山叟元宗元年卒年
七十三謚文清家集十卷續破閑集三卷行
於世子有侯密直副使文翰學士有拯東京
留守判官有滄自有傳

千旦利安縣人性質直長於文章一時表箋
皆出其手晚好釋典高宗嘗欲移御大寺洞
千旦與起居注鄭義白曰此洞白虎張口勢
今蒙古兵彌漫君臣入虎口可乎乃止

蔡松年

楨

蔡松年東州平康縣人以御殿行首拜郎將
久不改銜崔忠獻問其故不荅旁有人曰其
父今未拜叅若改銜出朝路恐乃父望見不
知其子而下馬避走耳忠獻義之尋拜父叅
職松年由是爲忠獻所重累歷樞密承宣御
史大夫叅知政事高宗三十八年以中書侍
郎平章事卒姿端秀性和平能終始富貴謚
景平子楨容儀峻爽志操謇諤以蔭進累遷

樞密副使御史大夫元宗如蒙古楨扈從多
所裨益進叅知政事又從世子如蒙古以年
老請先還三別抄之難楨留守江都聞亂即
馳出賊追不及謁王于西京王慰諭之官至
門下侍郎平章事配享元宗廟庭

孫抃

孫抃初名襲卿樹州人登第調天安府判官
政最超拜供驛署丞高宗朝累遷禮部侍郎
非罪流海島尋授慶尚道按察副使人有弟

與姊相訟者弟曰既爲同產何姊獨得父母之財弟無其分耶姊曰父臨絕舉家產付我汝所得者緇衣一緇冠一繩鞋一兩紙一卷而已文契具存胡可違也訟之積年未決拈召二人至前問曰若父沒時母安在曰先亡若等於時年各幾何曰姊已有家弟方髫鬢拈因諭之曰父母之心於子均也豈厚於長年有家之女而薄於無母髫鬢之兒耶顧兒之所賴者姊也若遺財與姊等恐其愛之或

不至養之或不專耳兒既長則用此紙作狀服緇衣冠穿繩鞋以告於官將有能辨之者其獨遺四物意蓋如此弟與姊聞而感悟相對而泣拈遂中分家產與之拈官累樞密院副使三十八年以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卒性剛毅長於吏事剖決如流所至有聲以妻派聯國庶不得拜臺省政曹學士典誥妻謂拈曰公因我系賤不踐儒林清要敢請弃我更娶世族拈笑曰爲己之官路弃三十年糟糠

之妻吾不忍爲也况有子乎遂不聽子世貞亦不得赴舉

權守平

權守平安東人跡微不知其族譜姿豐美性淳厚質直有古人風嘗爲隊正貧居有郎中卜章漢以非罪見竄守平逆食其田有年及章漢遇赦還守平素不相識且其田租已漕于江守平袖租簿就與之章漢曰當吾竄謫君雖不食豈無他人君今哀我還其田足矣

何用租爲守平曰乘人之災食其田猶恐不義今旣還尚忍食耶遂投其簿章漢不受閉門而入守平竟以薄繫石擲之而去父老歎曰今爭奪成風不圖獲見若人牽龍職卑而任寵權貴子弟皆願爲之守平由隊正得補辭以家貧親舊曰此榮選也率多易妻求富君若改娶富家誰不願投室守平曰貧富天也何忍弃二十年糟糠之妻以求富室邪言者慙服積官至樞密院副使高宗三十七年

卒子韃翰林學士韃子胆自有傳

李純孝

張純亮

李純孝韓山人父實椿衛尉卿純孝高宗朝累官至全羅道巡問使卒爲人清白處決如流嘗使蒙古不費一物而還囊橐皆空卷婦郵卒皆服其清節曰真官人也又有張純亮者性耿介徇公忘私以戰功顯卒官樞密院副使

宋彥琦

宋彥琦鎮州人父恂以知禮聞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雖在懸車凡國典禮皆就咨焉彥琦少能文有名儕輩間高宗時登第出倅全州政廉平能斷事姦豪斂迹以最徵爲都兵馬錄事稍遷監察御史監右倉時歲凶告糴請誦者多彥琦一以公分與甚均時稱賢御史蒙古兵二百餘騎聲言捕獺直入嘉朔龜秦四州之境實欲剽掠彥琦率數騎往諭之蒙古兵乃退自是四使蒙古講和七年之間

邊境稍安累官至判將作監事三十三年王
欲復使講和適彥琦邁疾宰相相謂曰宋之
生國之福宋之亡國之憂也卒年四十三

金守剛

金守剛性精通博物耿介不群高宗朝登第
直史館累遷侍御史時移都江華蒙古遣將
侵掠督還舊京王遣守剛如蒙古進方物守
剛從帝入和林城乞罷兵帝以不出陸爲辭
守剛奏譬如獵人逐獸入窟穴持弓矢當其

前困獸何從而出又如冰雪慘烈地脉閉塞
草木其能生乎帝然之曰汝誠使乎當結兩
國之好遂遣徐趾來命罷兵後復來侵掠又
遣守剛帝方自將伐宋守剛謁行營懇乞罷
兵帝又許之仍遣使與守剛偕來守剛仕至
中書舍人卒未至大拜時論惜之

金之岱

金之岱初名仲龍清道人風姿魁梧侷儻有
大志力學能文高宗四年江東之役代其父

隸軍隊以行隊卒皆於楸頭畫奇獸之岱獨
作詩書之曰國患臣之患親憂子而憂代親
如報國忠孝可雙修元帥趙冲點兵見
問召入內廂器使之明年冲知貢舉之岱擢
第一名例補全州司錄恤孤寡抑強豪發摘
如神吏民敬畏入拜寶文閣校勘後為全羅
道按察使崔怡子僧萬全住珍島一寺其徒
橫恣號通知者尤甚其所請謁之岱皆抑不
行嘗至其寺萬全慢罵不見之岱直入升堂

堂上有樂器乃橫笛數弄操琴鼓之音節悲
壯萬全欣然出曰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相
與歡飲因托以十餘事之岱即行之留數事
曰至行營乃可為耳宜遣通知相候還營數
日通知果至之岱命縛之數其不法投之江
萬全即沉也雖挾前憾以之岱廉謹少過竟
莫能害累遷判司宰事時蒙古兵犯北邊知
兵馬事洪熙嗜女色不恤軍務一方離心以
之岱有才略陞簽書樞密院事代熙出鎮撫

隸軍隊以行隊卒皆於楸頭畫奇獸之岱獨
作詩書之曰國患臣之患親憂子而憂代親
如報國忠孝可雙修元帥趙冲點之驚
問召入內廂器使之明年冲知貢舉之岱擢
第一名例補全州司錄恤孤寡抑強豪發摘
如神吏民敬畏入拜寶文閣校勘後為全羅
道按察使崔怡子僧萬全住珍島一寺其徒
橫恣號通知者尤甚其所請謁之岱皆抑不
行嘗至其寺萬全慢罵不見之岱直入升堂

堂上有樂器乃橫笛數弄操琴鼓之音節悲
壯萬全欣然出曰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相
與歡飲因托以十餘事之岱即行之留數事
曰至行營乃可為耳宜遣通知相候還營數
日通知果至之岱命縛之數其不法投之江
萬全即沉也雖挾前憾以之岱廉謹少過竟
莫能害累遷判司宰事時蒙古兵犯北邊知
兵馬事洪熙嗜女色不恤軍務一方離心以
之岱有才略陞簽書樞密院事代熙出鎮撫

以恩信西北四十餘城賴以安元宗初拜政
堂文學吏部尚書未幾上章請老加守太傅
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得疾剃髮坐逝年七
十七謚英憲切之岱聞城南有叟善星命往
見之叟迎入推占因令少女拜庭下云此公
後必貴汝蒙其賜謹識之後二十年之岱按
全羅時賊黨多繫獄之岱按囚一婦呼曰舊
日城南叟女也不幸至此之岱驚駭命釋厚
尉而遣之

李藏用

李藏用字顯甫初名仁祺中書令子淵六世
孫父儆清儉寡欲通經史善斷事官至樞密
院使藏用高宗朝登第調西京司錄入補校
書郎兼直史館累遷國子大司成樞密院承
旨陞副使拜政堂文學元宗元年叅知政事
加守太尉監修國史判戶部事進中書侍郎
平章事又加守太傅判兵部事太子太傅五
年蒙古徵王入朝王命宰相會議皆持疑未

高麗史卷一百一十一
一十三
決藏用獨曰王覲則和親否則生釁金俊曰
既就徵萬一有變乃何曰我以為必無事也
脫有變甘受孥戮議乃定遂從王入朝時永
寧公綽在蒙古言高麗有三十八領領各千
人通爲三萬八千人若遣我當盡率來爲朝
廷用史丞相召藏用至中書省問之藏用曰
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千
人其實不然亦猶上國萬戶牌子頭數目未
必足也請與綽東歸點閱綽言是斬我我言

是斬綽綽在側不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戶
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爲國相何爲不知藏用
指窓櫺曰丞相以爲凡幾箇丞相曰不知藏
用曰小國州郡戶口之數有司存雖宰相焉
能盡知丞相默然翰林學士王鶚邀宴其第
歌人唱吳彥高人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藏
用微吟其詞中音節鶚起執手歎賞曰君不
通華言而解此曲必深於音律者也益敬重
帝聞藏用陳奏謂之阿蠻滅兒里干李宰相

見者亦謂海東賢人至有寫真以禮者王還以功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源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又加太子太師八年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等令招諭日本藏用以書遺黑的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弃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

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旣入脫有驕傲之荅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爲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玉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寬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舍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且彼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旣聞之計當入朝

然而不朝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
觀其爲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
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
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
陬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蓋藏用度日本竟
不至將累我國故密諭黑的欲令轉聞寢其
事王以其不先告疑有二心即配靈輿島館
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島阜方
對黑的坐武士突入曳出黑的怒詰問知之

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幸而聽乎
天下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
止之由是皆獲免九年拜門下侍中藏用嘗
言於朝欲使宗社無虞中外晏然莫如還都
舊京金俊及其黨皆不欲之藏用曰若不能
席卷以出且令作宮室夏居松京冬返江都
如上國之有兩都可也於是置古京出排都
監蒙古帝遣使徵兵于我勅令藏用來奏軍
額及藏用謁帝帝曰朕命爾國出師助戰爾

國不以軍數分明奏聞乃以糝糊之言來奏
王綽曾奏我國有四萬軍又有雜色一萬故
朕昨日勅爾等云王所不可以無軍其留一
萬以衛王國以四萬來助戰爾等奏云我國
無五萬軍綽之言非實也苟不信試遣使與
告者偕往點其軍額若實有四萬陪臣受罪
不測反坐誣告者爾等若以軍額分明來奏
朕何有此言遂呼綽曰宜與藏用辨又勅藏
用曰爾還爾國速奏軍額不爾將討之爾等

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與日本耳今
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若有難朕安敢不救
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其分也
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千石
者藏用對曰敢不承命但督之則雖有船材
恐不及也帝曰三王五帝以來歷代之事爾
等所知不必更說朕將取近而言之昔成吉
思皇帝時河西王納女請和曰皇帝若征女
真我爲右手若征回回我爲左手後成吉思

國不以軍數分明奏聞乃以糝糊之言來奏
王綽曾奏我國有四萬軍又有雜色一萬故
朕昨日勅爾等云王所不可以無軍其留一
萬以衛王國以四萬來助戰爾等奏云我國
無五萬軍綽之言非實也苟不信試遣使與
告者偕往點其軍額若實有四萬陪臣受罪
不則反坐誣告者爾等若以軍額分明來奏
朕何有此言遂呼綽曰宜與藏用辨又勅藏
用曰爾還爾國速奏軍額不爾將討之爾等

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與日本耳今
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若有難朕安敢不救
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其分也
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千石
者藏用對曰敢不承命但督之則雖有船材
恐不及也帝曰三王五帝以來歷代之事爾
等所知不必更說朕將取近而言之昔成吉
思皇帝時河西王納女請和曰皇帝若征女
真我爲右手若征回回我爲左手後成吉思

皇帝將討回回命助征河西竟不應帝討而滅之爾亦聞之藏用對曰我國昔有四萬軍三十年間死於兵疫殆盡雖有百戶千戶但虛名耳帝曰死者尚有獨無生者乎爾國亦有婦女豈無生者爾乃年老諳事說何妄耶對曰小邦蒙荷聖恩自罷兵以來有生長者然皆幼弱不堪充軍帝又曰爾國於宋風順則可兩三日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蠻子人之言也汝國何不生是事乎綽欲復

言軍事藏用曰至尊前不當爭辨遣人可驗帝謂綽曰言已畢矣十年林衍謀廢立宰樞莫敢言藏用自度不能止且恐有不測之變乃以遜位爲言衍遂廢王立安慶公渥時世子在蒙古回至鴨綠江聞難還入朝衍懼以藏用充節度使如蒙古欲令說世子而返至則具陳衍廢立未幾王復位入朝明年藏用謁王子道王至東京行省問廢立之故王以有疾遜位對行省知其非實請以藏用從行

王惡藏用言與已異故不許藏用追謁于燕
具奏衍逆狀帝使頭輦哥率兵衛王還國又
明年蒙古斷事官不花等宣言林衍廢立時
與謀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免
藏用官藏用曰當時不能死豈非罪乎十三
年卒年七十二美風儀性聰明恭儉沈重博
覽經史陰陽醫藥律曆靡所不通爲文章清
警優贍又喜浮屠書嘗著禪家宗派圖潤色
華嚴雖洞記遺命火葬無子忠烈王元年追

謚曰文真

列傳卷第十五



